# 记忆里的“年”

方文娟

春节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各地风俗不一，但表达出来的情感和那浓浓的年味都是一样的。我家在金安区毛坦厂镇，记忆中的过年，是从腊月半开始的。

腊月二十三，我们这里是送灶，传说是送忙碌了一年的灶奶奶回娘家，要放鞭炮欢送。送灶的重点是在晚饭后，母亲刷洗干净碗筷和锅灶，在灶台中间的壁台摆上三盘糕点和香炉。我就急吼吼地想吃盘子里的糕点，母亲说，要等灶奶奶吃过了我才能吃。我就干巴着眼看着，等到父亲点燃炮竹，一阵噼啪响后，灶奶奶回娘家去了，我和哥哥便迫不及待地去抢那盘子里的糕点。

腊月二十四，是过小年。这一天，远出的人通常都要赶回家过小年了，家里的人到了这一天也不会外出了。小年的晚餐比平时稍微丰盛一点，算是过年的前奏。父亲每到这个时候，就会买回来几十斤大米、十来斤猪肉、十几块干子和几十斤木炭，这些是过年必备的。

记忆中，每年过了腊月半，有一个裴姓的干亲会送来一些糯米和年货，我父母会热情招待一顿。这户人家在解放前和我祖父做生意做成了干亲，两家父交子往一直走到现在。父亲说，裴家的厚道可以写成故事，在大饥荒那几年，我祖母带着孩子们去他家，他们借米、借肉招待几天，自家人躲在后屋里吃粥，临走还让我祖母带一点干粮回来。小时候，我的姑妈还健在，她家每年都养猪，杀年猪后让我姑父从与儿街农村骑车送猪肉和年货来。我的外婆更是惦记着我们，每年年底都要让舅舅们送来一只老母鸡，炖上，初一早上我们才有鸡汤喝。

年底，也是母亲最忙碌的时节。小时候，家是几间瓦房，土墙土地，还有前后两个鹅卵石铺成的院子，角角落落里有很多浮尘和蜘蛛网。母亲砍来几枝毛竹，扎在一根细长的竹竿上，戴上草帽，对屋檐、顶棚、墙旮旯等地方进行清扫，然后再清扫地面、擦洗家具，我也帮着做。母亲说，过年家里要干干净净，要不然年三十晚上家里的灶奶奶不愿意回来。此外，母亲还要挑个好日子洗被子、晒被絮。过去的被子，不是四件套，而是用针线将被絮固定在被面和里衬中间，因此拆洗和缝合都很麻烦，母亲那密密的针脚便是我对旧式被褥最深刻的记忆。洗过晒过的当天晚上，阳光的味道还留在被子上，我会做个美美的梦。

我们家一般是大年三十上午贴门对。八九十年代，透明胶布还没有盛行，贴门对是个技术活。首先要用灰面打浆糊，浆糊要不干不稀，这是门对贴平整的关键。其次是门对纸要黏得顺顺贴贴，没有褶皱。记忆中，通常是我大堂哥贴门对，那时候他已经在城里工作了，每年和我堂嫂一起回来过年。我的哥哥就在一边帮着堂哥扯着门对往门上比照。那时候的门都是木门，两扇的那种，上面有门楣，两边还有门框，贴起门对来费神费力。我的大伯父是个文化人，贴门对时经常跟我解释对联的含义和出处，以及怎么区分上下联。遇到左邻右舍分不清上下联的，还来请教我大伯父。

年夜饭是我和哥哥最着急的等待。我父亲是个比较传统的人，他说过去年夜饭是在晚上吃的，而很多人家为了方便已经提前到上午了。每当大街上炮竹声响起，我和哥哥探出脑袋瞅瞅是谁家吃年饭了，然后又催问父母啥时候我们家才吃年饭。等到饭菜都端上桌子，父亲在堂屋的茶几上点上香烛，便出门放炮竹，放过炮竹，立即关门进屋。大伯父、父亲、堂哥和我哥在年饭桌前依次跪拜祭祖，磕三个头后起身入座，年饭就算正式开始了。

年饭桌上，满满的仪式感，桌上的菜是讲究的，鱼和糯米圆子是必须的，寓意团团圆圆，年年有余。菜是成双的，桌子上碗筷酒杯也是双数，寓意好事成双。我和哥哥也穿上了新衣服，欢天喜地，那时候的我还傻傻地为即将长大一岁而开心。长辈们给压岁钱，晚辈们要道谢，还要说出吉祥的祝福语。也许是等待得太久了，面对满桌子佳肴，我居然又不饿了。这一天，我和哥哥可以破例喝点红酒，我哥一喝就醉，至今也是滴酒不沾。

记忆中的年，最美莫过于大年三十晚上。天微微暗，我们便拿着烟花去街上放，那时候的烟花品种少，我只记得地老鼠、神鞭，还有那种细长筒的，好像叫“魔术弹”，有十五颗、二十颗、三十颗之区分，听说还有五十颗的，只是我没见过。谁家小朋友放烟花，便引来一群小朋友围观，自豪感油然而生。烟花散落，我们仍然站在原地回味，小脸上还荡漾着兴奋的笑容。

老街最美的风景便是年三十晚上的灯笼，家家户户的屋檐下，有两个大红色的灯笼，形态各异，有圆形的、有椭圆形的、还有六角形的，朦朦胧胧的灯光，映衬着满地的红炮竹纸，三华里长街到处洋溢着一派喜庆的景象，也见证了老街的昔日繁华。趁着灯光，我们一群小伙伴在街上蹿来蹿去，捡未炸开的炮竹坠子，再用火柴点着，“啪”的一声响，引来我们一阵阵尖叫和欢笑。家里长辈们围着炭火盆聊天守岁，那年代，有的邻居家已经看上了黑白电视。及至十二点，家家户户出门放炮竹迎接灶奶奶回来。

大年初一大清早，家家户户放鞭炮，称“开门炮”，炮竹噼里啪啦，清脆悦耳，预示着一年好运。放过开门炮，家里有讲究的老年人，会闭门不出，俗称“避太岁”。据说，这天上午，如果遇见和自己属相不合的人，会触霉头。我大伯父在世时研究《易经》，会占卜。有一年，他说他犯太岁，初一上午要避开属虎的人。结果，在屋里避到十点，忍不住开门探个头，正好看到了对门的汪家老太，她恰巧属虎，那年大伯父还真病了大半年。不过，我们小孩啥也不避讳，早早就起床了，喜滋滋地从张家闹到李家，给邻居们拜年，收获一大堆各式各样的糖果。小时候我最喜欢收集糖纸了，还扎成各种各样的图形攒起来。等到中午，母亲会用外婆给的老母鸡做一锅美味的鸡汤，父亲用鸡汤下挂面给我们吃。

初二，是我和哥哥最盼望的日子，因为我们要去外婆家。外婆家在十几里开外的三宝墩村，隶属于东河口镇。我十岁以前的记忆里，家有一辆加重自行车，我横坐在前面的大梁上，现在想来也幸好我瘦小，居然能坐得住，我哥坐在后面的座位上。父亲先带我们一程，把我们放在路边，又回头去接我母亲，就这样轮流着接，不出两个小时就到了外婆家。我记得有一年初二，下着大雨，泥泞路，没法骑车，我的三舅步行来到毛坦厂接我们，一路把我扛在肩上。外婆家最好的饭菜永远用来招待女儿、女婿和外孙们的，那一天，我的几个姨妈们都会回外婆家，女人们帮着做饭，男人们喝茶或者打牌，表兄弟姐妹们在庄前屋后玩耍，好不热闹。有的时候，初二晚上我们舍不得走，外婆和两个舅舅家床不够睡，我们就在地上打起地铺，直到初三晚上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接下来，仍然是每天拜年，小时候的亲戚似乎很多，年味也很浓，表叔二大爷都是必走的亲戚，正月十五以前基本上每天都在走亲戚。也许是那个年代生活节奏本来就慢，拜个年就是一天，时间似乎都停滞了。等到正月十五那一天，母亲又张罗了一桌好菜，晚上吃汤圆，这是年后的第一个节。要说的是，小时候的汤圆很黏很香，现在超市里卖的各式汤圆再也吃不出那时候的感觉了。记得怀孕时，我特别想吃记忆中的汤圆，可是任凭母亲和婆婆怎么做，我都吃不出童年的味道了。过了正月十五，母亲便会对我们说，年也过了，节也过了，你们该好好念书了。

成家后，一直随爱人在婆家过年，毛坦厂老街年三十晚上的红灯笼逐渐尘封在记忆里。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变快，过年也是快节奏了，一天走几家亲戚，吃饭就像赶场，匆匆忙忙。寻不着记忆里的瑞雪纷飞，看不到年饭桌上的红泥小火炉，也见不到行人成群结队走亲戚的场景。这是时代的进步，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让过年变得简单平常，过去过年时才有的美味佳肴，现在已是家常便饭了。过去走了半天才到的亲戚家，现在小轿车油门一踩顷刻到达。过去过年时才有的新衣服，现在的孩子们哪一季不是好几套新衣服，还是品牌的。这几天，看到不少关于过年的文章，触及了回忆，一晃间，我也奔四了。三十年，沧桑巨变，儿时的过年记忆也见证了一个特定的时代。

剪纸 龙腾盛世江淮春 张玉柱

# 瑞雪兆丰年

马有彬

瑞雪纷飞，喜气洋洋。轰轰烈烈的2023年已经过去，充满希望的新的一年即将到来。校园内，锣鼓铿锵，歌声飞扬，各班都在用不同的方式欢庆一年来所取得的累累硕果。我和大家一样，回顾已往，也是收获满满，喜在心头。

癸卯正月，开学之初，年味尚浓。走进办公室，发现第二期《六安老年教育》已到，打开一看，内有本人一篇文章——《丽日锦程好策马，奋蹄更踏万重山》，这是我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心得体会。新年伊始，开门见喜，好不惬意！

开学之初，校长林家精提议，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创作《霍邱老年大学赋》，请名家刻字，制成简牍，安装于校园之内，提升学校的文化品位。校委会上，大家一致通过，并将文章的起草和书写任务压到本人头上。写赋文、书汉简，这么大的巨幅书法作品，对我来说都是首次，更是一次严峻的挑战。不过还好，在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和帮助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终于顺利通过。再请著名刻字大师精心制作，一件面积16平米、800字、金光闪闪的巨幅刻字作品终于上墙，成为霍邱老年大学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迎难而上，首战成功，甚感欣慰！

时隔不久，校委再次作出决定，在中国《教年教育》上办一期“地方专页”，宣传教学成果，展示师生风采。为此，我负责与对方联系，挑选作品、修改文章、编辑排版，反复商量，精心修改，直到图文并茂，双方满意。在此期间，编辑部的吕总、李主任和有关同志，认真负责，精益求精，付出了许多辛劳。地方专页面世之后，在学校引起轰动，林校长情不自禁地说：“这一炮打得响，振奋了全校上下的精气神！”领导的赞扬，如一股暖流在我心中涌动。

今年夏秋，我还在有关媒体上发表三篇文章，让我难忘。一篇是《做弘扬优秀文化的传承者》，被《安徽老年教育》采用，这是反映自己在书法教学中如何联系实际，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做法，是我在《安徽老年教育》发的第一篇文章，得到编辑的认可，荣幸而难忘。第二篇是在《书法导报》上发的一篇评论，评论一位书法名家来霍邱所作的冲刺“国展”的专题讲座，针对其中的负面观点，提出个人的不同意见。文章旗帜鲜明，直言不讳，有人为我担心，怕惹出麻烦，我则泰然处之，认为“啄木鸟”是为了保护树木的，没关系。得到编辑部的支持，我衷心感谢！第三篇是人物传记《千里长淮一苇杭》，写的是霍邱老年大学原校长，现任名誉校王国信一辈子波澜壮阔的写作生涯，特别是在霍邱老年大学20多年来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文章洋洋洒洒，长达2万多字，不仅得到了他本人的称赞，而且赢得了他的少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著名教授王勇先生的夸奖、中国作协副主席徐贵祥先生和六安市文联主席、党组书记陈斌先同志的好评，并在六安市文联主办的文学专刊《映山红》上推出。如此待遇，让我受宠若惊！

春夏之交，正是花红柳绿、草长鹰飞的美好时节，县文联换届，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我被聘为特邀代表出席会议。耄耋之人，无复他求，出乎所料。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12月中旬，县剧协成立，聘我为名誉主席，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不会歌、不会舞、不会演、不会导，从来没有上过台，当名誉主席，岂敢承担！恭敬不如从命，那就边学边干吧。于是，写诗一首，以表此情：

新年将来临，剧协即发文。聘我为名誉，心中常闹腾：

老朽何能耐，荣膺此美名？伯乐虽识马，错爱愧担承。

有荣就有责，担责必须能。无能就得学，甘当小学生。

电脑和手机，可观又可听。大师传技艺，句句道理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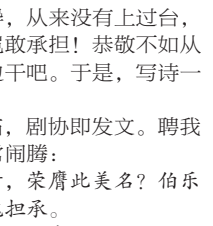
甘甜如陈酿，时时润余心。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尘。

苍天不我负，功到自然成。莫愁岁月老，大器出遐龄。

申城有高手，以理育名伶。书坛中石老，明镜砺我行。

瑞雪纷飞，喜气洋洋。一年一度的班级联欢会圆满结束。我带着一身的喜气、一脸的红光，回到办公室，收到了一个红本和两个精美的纸合。打开一看，原来是《老年教育》优秀通讯员证书和两件散发着艾香的养生保健品。我惊喜之余，陷入沉思，想起了刚办的地方专页，想起了吕总索要赋文巨幅照片的微信，想起了李主任修改文章的草稿，想起了编辑同志电话中亲切的话语，想起了近20年来订、阅、抄、用《老年教育》的一次次心动……这哪是证书、礼品，分明是汗水、心血、情谊的结晶，是来自千里之外的关心、问候、祝福，我仿佛觉得，在那遥远的泰山脚下、黄河之滨，还有我的家乡、亲人。

年届杖朝的我，一辈子获得的奖状、奖品、荣誉证书无数，唯独这份，最亲、最重、最珍贵！




散文

# 扫 尘

刘学艳

连续几天阴雨，眼看着快到年关了，真让人着急。

今儿一大早，我睁开睡眼惺忪的眼，从窗帘缝儿看见了一丝亮堂堂的光，便急忙从床上跳下来，“唰”地拉开窗帘，顾不上寒冷打开窗户，伸长脖子向窗外观察了一番，“呀！天公作美，今儿保准是大晴天，终于可以大扫除啦！。”

大扫除和平日里打扫卫生可不太一样，平日多半是简单清扫，而年前大扫除就有讲究了。床上铺的盖的，换，洗，晒，各有安排。每个柜子书桌都要擦拭整理，窗户窗帘也不能忽视……总之，哪怕犄角旮旯，也不能放过。好像总要“大扫除”之后，才有迎新年的仪式感。

说干就干！早饭过后，我便忙碌起来。我拆掉几件被套，再换下床单，放进洗衣机里，倒好洗涤剂，第一桶开动了。

趁着好阳光，我把床上的被褥一床一床地抱到楼顶去晒太阳。由于件数多，楼上楼下往返了几次，累得气喘吁吁。不过看见这冬日里明媚的阳光，累也高兴。洗衣机不停地转动着，那旋律似乎也因阳光而畅快许多。

需要晾晒的都拿去晒了，现在该挽起袖子仔细整理家务了。先从主卧下手吧，从拆卸窗帘开始！可当我爬上书桌，慢慢站起来时，怎奈海拔太低，远远够不到。着急的我搬来一张餐桌椅，在上面叠加一个小板凳，我尝试着爬上去，还算稳当。由于主卧的窗帘是双层的，一层白纱，一层布帘，计划先取布帘。我使劲向上推那长杆。由于三个环扣比较紧实，真是费了好大劲儿。布帘终于取下来了，我高仰的脖子也酸了。

有了刚才的经验，取白纱应该简单一点儿了。我像刚才一样，用力托起，可是这次却丝毫不动。几次尝试都失败了，我的胳膊乏酸了。我后悔当初为何非要偏爱这种白纱？只因它的朦胧美，却未曾体会它的难。稍微休息了一会儿，我踮起脚尖仔细察看，原来白纱帘和布帘不同，白纱帘是固定住的，无法撬动长杆。摸索一番后，我才发现白纱帘边上有一排小夹子，小夹子是可以打开的。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窗帘拆卸完。我小心翼翼地从板凳上跳下来，背后一身冷汗。

旮旮旯旯清扫一遍，继而要擦书桌和书柜了。我先把柜子里的书籍和资料拿出来，用潮抹布擦掉灰尘，再用干抹布擦干。接下来需要把东西整理一遍，看看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可以舍弃的，再把有用的放回去。我慢慢翻看着，恰好翻到儿子一年级时的一沓考试卷，看着那时他歪歪扭扭的字迹，对比现在，真是进步了不少。

看着看着，我的眼睛模糊起来，想起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因为母亲白日里忙农活，晚上她才抽出一些时间大扫除。母亲一边打扫一边整理，而那时我已熟睡。伴着昏暗的灯光，母亲把地面清扫之后，她整理老式床下那个堆放书本和学习资料的纸箱子。整理到最后，母亲从箱子底下掏出一张折叠成小方块状的试卷。母亲好奇地打开一看，试卷上竟是一串串的红叉和刺眼的分数。母亲彻底怒了，她把我从熟睡中拖起来，质问我为什么成绩下降这么厉害，并且还对她隐瞒。她顺手拿起手中的扫把，抓住扫把的尾巴，用力地朝我的屁股打去。“你自己说做得对不对？欺骗对不对？学习不好好努力对不对？……”

那个夜晚是深刻的，二十多年了我还记忆犹新。母亲的大扫除，也给我人生上了一课：她扫去了我的慵懒和谎言，让我懂得了任何时候都需要努力和诚实。

每年年关，掸灰除尘，迎接新年，已经是一种传统，一种文化。“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岁岁年年，在给房屋除尘的同时，也应该给自己的心灵来一次“大扫除”，扫去心灵的垃圾，让心也亮堂起来！

诗歌

# 乡村对联

石泽丰

一缕助兴的风
吹入年关的门
把雪白的墙　连同
飘逸遒劲的毛笔字
都交付给了大红纸

老先生的眼镜底
藏掖不住
瑞雪兆丰年的欣喜
比归仓的谷粒
还饱满

门楣上
须随风动的灯笼
倒是自命清高
一副满腹经纶的架势
若有所思
推敲着对联上的新词

# 过年，是一场奔赴

管淑平

腊月一到，过年的气息就渐渐浓厚了。杀年猪、赶年集、备年货、逛庙会……诸多带着喜庆的民俗活动，将过年的氛围带动起来，缓缓地推向极致。万家灯火团圆时，热热闹闹过大年。这就是腊月的喜庆与丰盛。

每每到了腊月，人们便在心里估摸着何时回家。外出的游子，也提前定好列车票或机票，随时准备着回家。过年，就是一场奔赴，一场带着爱与团圆的奔赴。千里万里，团圆是家，哪怕路上风尘仆仆，哪怕要经过路上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的折腾，但是，心里仍然是欣慰的，想到家人围坐、炉火温暖、炊烟可亲的熟悉景象，心里怎能不欣慰呢？

还记得多年前，我大学刚毕业，一直生活在北方，家在南方，于是，每到腊月，每到过年，不免就深深想念。我还记得，有一年过年，忘了提前订好车票，以至于除夕佳节在北方的小屋子里，一个人孤零零的。似乎外面的人流攒动和种种热闹，与我全然无关，甚至，外面越热闹，心里就越孤单。晚上，和家里人通过视频聊天，一直聊到新年的钟声响起，就似乎算是对过年的一种团圆吧。还有一年，我乘坐火车，从泰山站出发，一路兜兜转转，花了三天的时间才回到老家，幸好，终于赶上了除夕节的年夜饭。我至今都忘不了，火车穿越隧道时的那一种寒冷，风，从车厢连接处的缝隙里挤进来，吹在我的脸上，又悄悄地挤进我衣服的缝隙，让人一阵透心凉。

小时候，常听别人说，只有自己长大成人，或者在外漂泊时，才能体会到相聚的不易，于是，也就明白了过年的意义。

过年，就是一场奔赴，一场就算隔山隔海，也要跨越千里的奔赴。

小时候，父母为了我们这个家庭，常年外出打拼，屋里就只留下我与奶奶二人。那时，也是在过年的前几天，父母一个电话打来，然后一路风雨兼程地赶回家。终于，父母背着大包拎着小包，赶回了家，脸上的疲惫还没有全然消退，也没有来得及喝口茶，但是，看到家里的老人和子女，父母的脸上仍然露出了久违的欣慰，带着关怀问候我们的身体和家里的情况。

不过，那时候的我年龄尚小，经历不多，无法领略父母那一种就算受着路途的漫长和疲惫也要赶回家里过年的心情。更多的是欣喜，看到父母终于回来，怎能不欣喜呢？待母亲稍作休息，然后就从大包小包翻出给我买的新衣服，好吃的糖果，还有一些只有大城市里才有的新奇玩意儿，一个个地递在我的手里，几乎都拿不下了。

过年，当然是要热热闹闹的。贴窗花、贴对联、贴“福”字，图个好彩头；放烟花、放爆竹、敲锣鼓，迎接新气象。再用满满当当的一大桌美味的吃食，来犒赏辛勤劳作付出的家人和自己，这就是生活在乡村的人们对过年的庆祝。尽管，父母那时常年在外奔波，过年回来时，也会抽出时间去集镇上准备年货。天刚亮，父母从屋里出发，背着背篓，带着口袋，向着山下的集镇走去。为了怕忘记或者有漏掉的东西，前一个晚上，就用笔在一张纸上，一字一句地简单罗列出所需要购买的东西，到时，依次购买。等到傍晚，父母背大篓拎小包，从集镇赶回来。满满当当的年货，是一个小家庭过年的美满。

长大后，我才渐渐明白，长长的人生轨迹，别离是常态，相聚不容易。长大后的我，也能体会到，当初父母早赶晚赶也要赶回家里过年的那种急切心情。有家在，才有归属；有家在，才能安放小小的一颗心里承载着的期望，以及漂泊他乡的愁绪。

又一个腊月来临，又一个年关将至。过年，给了我们又一次的团圆机会，趁着时间尚好，趁着父母健安，不论多远，不论多久，也要赶回家去过年。也许，漫长的车马劳顿，会让我们身体疲惫，但是，看到故乡，看到家里那一张张熟悉而温馨的面容，一切的舟车劳顿都会被化解和释怀。这就是家，这就是过年。

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有家，才有爱；有爱，才有期待。过年，是一场不容被辜负的奔赴。

副 刊
本版责任编辑：流 冰
邮箱：543385541@qq.com